

读杜心解

读杜心解

卷二之二 七古

秋風二首

寄韓諫議注

可歎

君不見簡蘇

侯

李潮八分小篆歌

縛雞行

折檻行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王兵馬使二角

鷹

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別李秘書始興寺

所居

寄狄明府博濟

大覺高僧蘭若

久雨

期王將軍不至

虎牙行

錦樹行

自平

寄裴施州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寄

柏學士林居

夜歸

晚晴

復陰

前苦寒

行二首

後苦寒行二首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言木八角
意昔行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醉歌行贈公安顏十少府請顧八題壁

呀鵲行

發劉郎浦

夜聞簫簌

歲晏行

惜別行送

劉僕射判官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

蘇渙侍御

蠶穀行

白鳧行

朱鳳行

追

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附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

清明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計四十四首

卷二之三 七古

起代宗大曆元年訖五年

纂年譜大曆元年公在夔寓西閣二年春還赤甲尋遷漢西秋往來東屯漢西之間

三年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移公安冬晚之岳州四年正月自岳之潭未幾入衡山夏復回潭五年夏復自潭避亂入衡欲如郴州至耒陽不果秋回泊湖湘竟以寓卒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干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畛吳檣

楚柂牽百丈。暖向成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

羗連白蠻中。已不得一作曾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傷蜀亂也。修水關一頓是現在事。吳檣楚柂當是饋運遣戍之舟。暖時過水關而西。寒猶未還。亂未已也。要路拒扼羗蠻之處。中已在蜀之東。夔之西。結言長雲之間。鼓聲遠過。自蜀夔一帶多警也。舊以雲間二字連讀非。通觀去蜀至夔各體詩。時忠渝之間必多山賊煽亂。羗蠻亦乘勢而擾。不單指崔旰之徒。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一作晴小城擣練急。
 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蚤晚孤帆他夜歸。會
 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動鄉思也。砧急路梗狀景波峭。即蒙上章羌蠻擾亂來。此中不可久留。所以思歸也。結語又令讀者眼光一閃。蓋歸鄉倚樹意欣然矣。又恐故園殘毀。此志仍仄。讀至此。忽覺煙波淼瀾。邵長蘅云。作律詩讀格轉高老。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
師注岳州巴陵郡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湘江之勝按此係諫議隱居處
 身欲奮飛病在

牀。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

青楓葉赤天雨霜。王京羣帝集北斗。
靈樞注王京者無為之天也。晉志北斗人君之象號令之主。

或騎麒麟舊作驎。鳳凰集仙錄羣仙畢集位高者。
乘鸞次乘麒麟次乘龍
 芙蓉旌旗煙霧落。

一作影動倒景搖瀟湘〔天人賦注〕陵陽子曰列缺氣去地二十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

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旁似聞昨者赤松子〔張良傳〕願棄人間事從赤

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

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風〔一作〕香〔爾雅注〕楓有脂而香〔一作〕林

所驪風與香等按仲長統云噓吸清和求至人之彷彿可作餐風香之解周南留滯古所〔一作〕惜南極老人應

壽昌〔晉志〕老人一星〔一曰〕南極見則治平主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錢箋引伸程孟陽之指謂安劉帷幄等語非李泌莫當其言殊不孟浪潘耒黃生駁之一云題中不一見鄴侯姓氏一攻箋中欲諫議貢必於王堂之說以為韓在

岳陽安得以此望之其言亦善求問今按韓注史傳所遺非有名德奇勳在人耳目以此詩當之不無溢美記有之詩之失誣亦風人之常也就題言題即指諫議

為直截朱注云諫議必肅宗收京時嘗與密謀後屏居衡湘修神仙羽化之道公思之而作首六句仇云致懷思韓君之意按次六句喻言貴曹盈期而高人遠

引也羣帝猶言羣仙集斗騎鳳謂得時而馭之徒芙蓉落影謂屏居岳陽之客星君醉承集斗羽人稀承落影此段將朝貴韓君兩兩虛形情文絕妙而解者失之

又次六句明諫議去職歸山之蹟。言此學仙者本嘗立功帝室者也。當時雖參密謀。志不以貴近為樂。決意舍去。彼豈謂國家成敗無虞。而飄然自遠乎。但厭腥腐而樂清虛耳。末四句乃惜其終隱。而望其再出也。源出楚騷。氣味大類謫仙。

可歎

天上浮雲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其一

言古今一轍人生萬事無不有。近者抉眼去其夫。趙注東北人方言不喜見者每云抉眼。按猶俗

云拔去眼中釘河東女兒身。姓柳河東柳氏郡名丈夫正色動引經。鄆城客子

王季友。唐書豐城縣屬洪州豫章郡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

窮老瘦家賣屨。或作履。後漢劉勤家貧。依屨供食。嘗作一屨已斷。置不賣。妻竊以易米。勤知之。責妻欺取。直棄不食。杜闡王季友有詩亦知

世上公卿貴。且養山中草。木年其食貧。勵志可知。好事就之為攜酒。揚雄傳好事者載酒餽從游學豫章太守

高帝孫。李勉也。世系表鄭王元懿生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舊書勉徙洪都刺史。江西觀察使。引為賓客。敬頗久。聞

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

反覆看已醜明月無瑕豈容易（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瑕）紫氣鬱鬱猶衝

斗（借劍氣擬珠光）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

者領山南（舊書寶應初勉為兖州刺史山南西道觀察使）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

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用為義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

厚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疑（作疑者非）丞曠前後（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

曰輔右曰殲死為星辰終不滅（莊子傳說比於列星）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

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迴首（帝王世記黃帝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

詳詩意為酆城王季友食貧苦志嘗見棄於妻俗人或醜之者故作此以破眾惑題曰可歎非以夫婦乖違而歎亦非以懷才不用而歎乃歎其見毀眾口耳主

意本為王而發而王為豫章守李勉之部民人多醜之太守獨引而親之此其有特達之識者故後半美王生兼美太守以謂二人之才皆可為良相其言不無過

當然公之識鑒。度越流俗矣。比興起飄忽。無不有二字已暗逗作詩大意。見人生異變不足醜也。近者四句點見棄於妻事。羣書四句表其經明行修。窮而得友。為王生申獨斷也。孫章八句表太守之特識。又為王生解衆惑也。三年閉口堅操可知。就在募言。太守既得之耳聞目見。更不以妻棄之嫌。而疑其有遺行矣。無如人生不幸反覆至此。看者久已醜之。此句為作詩之由。然明。瑛豈盡無瑕。英氣自不可掩。無害其為重寶也。此二句為作詩本旨。局至此已竟。以下王李合贊。乃一派虛機。直說到可當大任。皇古輔相。且引為詩。此餘波之最淋漓者。此段一氣讀勿斷。

君不見簡蘇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興苑）句章門外青桐上有歌謠之聲。吳乎惡而砍之。其後樹自立。又聞歌聲曰。死樹今更生乎。以為琴瑟事始定。一斛舊水藏蛟

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

溪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颼颼兼狂風。

蘇君公故人子也。此是勸年少人語。結暗用招魂意。

李潮八分小篆歌

周越書苑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山碑金石錄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也

蒼頡鳥跡既茫昧

衛恒書勢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

字體變化如浮雲陳

倉石鼓又

一作文

已訛

元和志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籀大篆也鶴曰鳳翔寶雞縣本

陳倉縣王厚之曰石鼓粗有鼓形字刻於石類今確

大小二篆生八分

書勢更

韓愈以為宣王鼓韋應物以為文王鼓宣王刻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李斯作倉頡為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籀式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書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歸隸書為之鍾繇謂之章程書蔡文姬列傳臣父邕言割程邈隸字八分取二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故名八分又曰皆似八字勢有偃波

秦有李斯漢

蔡邕

書斷李斯小篆八神大篆八妙伯喈八分飛白八神大小篆隸書八妙

中間作者絕不聞嶧山之碑

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貞

歐陽集古錄俗所謂嶧山碑秦二世詔李斯篆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

徐鉉自唐封演已謂非

苦縣光和尚骨立

一作力金石錄苦縣老子銘舊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邊韶延熹八

真杜甫直謂棗木傳刻

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銘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潘淳口書燬毀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

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

韓擇木。宣和書譜擇木昌黎人。雷泉述書賦韓常侍。則八分中興伯喈如在光和之美古今遠代。騎曹蔡有隣。書史會要。有隣。邕十

八代孫述書賦衛包蔡隣工。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

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

蛟龍盤拏肉。屈通強吳郡張顛誇草書。張旭草聖草書非古空雄

壯。豈知一作吾甥不流宕。丞相斯中郎。邕丈人行。巴東逢李

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篇中述書學源流最委悉矣。其將古今書家拉雜援引。目為之迷。不知其中具有洞宗四寶主法。識得四種法門。方許徹底勘破。起處鳥跡石鼓書之祖。徵來作引。實中寶也。後幅吳郡張顛書之。變借來作託。亦實中寶也。斯邕小篆八分為李潮本派。此屬正陪乃實中主也。擇木有隣時代與潮為近。貼身又入一陪。主中再請賓也。然則潮為主中主矣。而着筆反不多。惟以奄有韓蔡輩行。斯邕為稱許。則仍用借賓定主法。至其評詩之旨。則以肥為寶。以瘦硬為主。光和骨立瘦硬中之寶。

也。劍戟森向蛟龍盤拏，乃李潮瘦硬真形，則主也。結以作歌力薄自謙，亦是瘦硬。反面話頭，故曰潮乎朝乎，奈汝何。言力薄之歎，如何配汝瘦硬之字也。又是一樣借賓定正法，解者不曉作法，但演其論書牙後，蘇學士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愚，自越不妨異尚，固無須於附和耳。韓蘇之祖。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具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張遠云：大有螻蟻何親，魚鼈何讐意。愚按：結語更超曠。蓋物自不齊，功無兼濟，但所存無間，便大造同流，其得其失，本來無了。注江倚閣，海濶天空，惟公天機高妙，領會及此，解者謂公於兩物計無所出一何黏滯耶。

折檻行

漢朱雲傳：雲請賜上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唐書：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冠亂稍平，乃作文學館，收聘賢才三

香遞宿號十八學士宋注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魏

魏徵不在十八人之內麗德常乘白馬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

自謂白馬將軍婁公不語宋公語婁師德以謹厚稱則天時相尚憶先皇容直臣

三四為作詩之主公有詩云志士採紫芝放歌離戎軒又詩云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蓋自四方用武官豎典兵賤儒術而肯軍功積重之勢已成如國初登流洲增學舍諸盛事不可復觀矣公乃睪然高望以為轉移風化存乎賢才二持而主上意嚮因乎在廷開道故發端起興神遊往日以房魏興後半以學士與次聯也主意在於仰羨國初文治以庶幾今日泥塗雷電之風飄然一變而其動懷房魏印下文朱宋直言之旨所謂開導意嚮之所寄也結到先皇容直則轉移仍望之主權矣思波哉起聯頓軒然結語不盡悠然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阮述夔隸荆南節度制

大食在波斯之西兵刀大常制劄其俗勇於戰鬪大常制

太常樓船聲嗷嘈馬明生詩嗷嘈天問兵刮寇趨下牢下牢在牧

出令奔飛百艘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

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

日木一作水怒號冰翼雪一作雲澹傷哀徠西陽雜俎王天運征勃律還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鑄錯

碧翠鵲鵲膏舊注頭長頸瓶以盛膏者銕銕一作銕已瑩虛秋濤鬼物

撇振辭一作亂坑壕也蒼水使者捫赤條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人長丈餘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

蒼水使者也龍伯國人罷釣鰲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州之所一釣而連六鰲芮公廻首

顏色勞宋注舊書衛伯玉傳廣德元年拜江陵尹元荆南節度大曆初再為節度二年封陽城郡王或田芮公進封陽城史不詳耳分閭救

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

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北齊書補武使諸子理亂絲文宣指刀斬之曰亂者必斬蜀江如線針

如水荆岑彈丸心未已登樓賦蔽荆山之高山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

魍魎徒為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庫。射雉賦揆懸刀騁絕技如轉如

軒不高不埋我埋庫俱不似長劍。須天倚吁。嗟光祿。疑當作太常英雄弭。

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一詩兩韻直無處分乙中間芮公兩句韻則蒙前意賞領後此其過接處也以前寫刀以後寫用刀者先主後賓然說用力之人仍處處歸功於刀則仍於賓中見主。起四先敘太常來襲之故後令飛輦郊迎雅還也。蛟獸紛逃賊徒駭散也。白帝二句落題短衣拔鞘先一層出色翻風四句正面出色出鞘聲光磨瑩吐鏗字字駭目鬼物三句後一層出色捫赤陳不敢橫刀相比也。羅鈞熬刀能剗熬不須劉也。芮公二句提出任賢遣將之主人。在荆而顧峽盜故曰回首賢豪即指趙太常趙公以下朱云趙承主帥之命佩服此刀安王至而除亂萌區區荆蜀無足難者彼干犯之臣用此以誅斬其腰領高下不差豈似倚天長劍徒為夸大之詞哉愚按此段本寫趙公卻處處不脫寶刀之用為能顧母也。結處反以刀比趙又是翻主作賓變幻不測而佳法兩句仍是一趙一刀則又有如青烏家所云雙龍合氣之奇。

王兵馬使二角鷹

王亦承判南之命治兵來襲者

悲臺蕭瑟石龍窠。上聲哀壑杈牙浩呼洶。上聲中有萬里之長

江迴風滔日孤光動。角鷹倒翻壯士臂。將軍玉帳軒翠。一作昂

氣二鷹猛腦條徐隊。一作徐條。潘尼賦始蒙濛而徐隊。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

竹兔不自惜。臨海異物志杉雞頭有長黃毛冠。孩一作溪。虎野羊俱辟易。

孩虎猶言乳虎。王林賦手熊。羅定壁羊類注。羴羊山羊。韞上鋒稜十二。關。傳玄鷹賦。關將軍勇銳。

與之敵。將軍樹勲起安西。王必曾立功西域。崑崙虞泉入馬蹄。崑崙西域之山。

淮南王曰入於虞淵。仇云唐諱淵故云泉。白羽曾肉三狡獬。爾雅狡獬如。獬獬食虎豹。敢決豈不與之齊。

荆南芮公得將軍。芮公即衛伯玉。亦如角鷹下朔。一作入翔。雲惡鳥飛飛咏。

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

此篇運法更奇。大食乃賓主劃分。此則賓主鎔化。幾於莫可窺尋。起四句突如其來。如臺形壑勢。江光動搖。令讀者移時目眩。而凝神求之。乃即寫峽間氣象。為王